



感性系列

[台湾]

陈美琳 著

漓江出版社

能不能留住你

1

炎热的七月，南台湾的艳阳毫不留情地洒在纪小雨身上。穿着无袖上衣、格子短裤，削着短发的她两步并作一步地冲进服饰店，清凉的冷气安抚了她晒热的皮肤，那种爽快的感觉使她不禁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

店里的柜台前坐着宫玉嫦，她见是纪小雨，笑着说：“有这么热吗？看你那个样子。”

“不热？小姐！你不热怎么不去买午餐？”纪小雨把买来的排骨饭放在桌上，手拨了拨额前的刘海：“我已经够黑了，不该再晒任何一丁点的太阳。”

“夏天才开始呀！”

“所以我要躲在室内度过炎炎夏日，下午五点前绝不出门。纪小雨慎重地说：“以后中餐你买，晚餐我买，就这样。”

“我才不信你在屋内待得了多久，我认识你可不是三天五天的。”宫玉嫦道。

的确，她们是高中同班同学，大学又同校，宫玉嫦念西语，纪小雨念英语。毕业后两人决定回南部，经过一番仔细的计划，租下了这个店面，开起了精品服饰店，卖些衣服、

皮件和饰品之类的舶来品。

由于地点不错，定价也合理，而且她们从国外带回来的东西又有某一程度的水准，所以才能在短短一年的时间内，将这家店经营得有声有色，几乎每个月都有不少的盈余。这两个外表看起来完全不同的小女人对于这样的成果感到很满意，毕竟当初大胆地投入有了些许收获。

两人坐下来开始吃饭。纪小雨边吃边问：“刚才那女人罗嗦了多久？”

“你说陈小姐啊？还好啦！你出去一会儿她就走了。”宫玉嫦淡淡地笑了。

“她最麻烦了，明明试穿过好几次才买回去的，总是又拿来换。”

“老顾客嘛！忍耐一下喽！”

“忍耐？我可没你这么好的耐性，早就想给她脸色看了。”纪小雨没好气地咬了一口排骨。

宫玉嫦摇摇头，苦笑。

小雨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个性非常直爽。长得高而瘦，不漂亮，但很可爱，只有认识她的人才会知道那张娃娃脸底下是怎样的一副倔强的脾气。

宫玉嫦时常羡慕纪小雨，两人虽是多年的好友，小雨却有着她所欠缺的活泼和天真，如果……如果她不会认识“他”，是不是就会更开心？更能拥有年轻的笑容？

纪小雨看看宫玉嫦，思索了一会儿，说：“邵扬来找过你，早上你还没来的时候。我骗他说你出国去了，他不相信。”

“哦？”宫玉嫦面无表情。

“本来不想告诉你的怕你听了又不开心了。”

“没有这么严重。”

“那家伙老找你干嘛？你和他弟弟早已没任何瓜葛了，他又不是不知道！”纪小雨生气地拍桌子。

“他知道，却不相信。邵扬认为以我和邵鸿那么多年的感情基础，是不会说散就散的。他认定我知道邵鸿的消息却瞒着他。”宫玉嫦笑了，笑得淡而苦。“为什么大家对我们的分手都抱持着不相信的态度？交往了六年就非得步入礼堂吗？真是可笑！”

“是啊！不合则分嘛！既然不再爱他，分开是正确的，你别理会别人怎么想，不干他们的事啊！”

宫玉嫦笑了笑。小雨的思想就是这么单纯，如果每件事都能以小雨的思考模式进行，唉！天下就太平了。

“邵扬有没有说什么？”

“没说什么。不过，我看得出他还会找你的。玉嫦！你和邵家当了这么多年的邻居，不觉得受不了吗？兄弟俩一个比一个怪异。”纪小雨一脸同情。

宫玉嫦又笑了：“邵扬是静了些，称不上怪；而邵鸿……”她的笑容消失：“……他倒真是怪，交往这么多年，却发现对他一点也不了解。”

“那你打算怎么办？一直躲着他？”

“谁？”

“邵扬啊！还有谁？我打赌那家伙一定还会再来的。”

“再说吧！我也想和他说清楚，只是现在没那个心情。”

“哎呀！你不要再烦心了，整天都没笑容，会影响生意的。”纪小雨皱眉。。

笑容又一次回到宫玉嫦脸上。她真的喜欢来店里和小雨

在一块儿，因为这使她笑得比其他时候加起来都多，日子变得好过多了。她瞪着纪小雨：“你就只想着赚钱！”

“当然。”

两人相视而笑，她们心里其实都很明白，再多钱也无法买到如此真挚而深刻的友谊。



薛家华丽而舒适的沙发上，坐着神情忧郁的薛母。她一大早就起来了，正等着儿子下楼。

唉！为什么呢？总要她夹在中间，左右为难。

做父亲的是顽固得可以，怎么劝都没用。

做儿子的虽然个性温和有礼又孝顺，遇上该坚持的事却也硬得像个石头似的，没得商量。

昨晚两人又大吵了一架。要说“吵”也不恰当，其实是做父亲的火冒三丈，骂个没完；做儿子的则静静挨骂，不吭一声，却也没妥协；结果她这个做人家老婆、母亲的，在一旁劝也不是，不劝也不是，头都痛了。

老头子早上饭也没吃就出门了，看得出来也是一晚没睡好，还气着呢！她想，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也不是办法，而以他们父子的个性来看，是绝对不可能自然和解的，她不开口，行吗？

薛靖伦倒是神清气爽地下楼来，昨晚的事对他造成的影响似乎不如他父亲明显。

“靖伦！”薛母起身唤他。

“妈！”薛靖伦讶异地看着母亲：“怎么不多睡一会儿，这么早就起来？”他走到母亲身旁。

薛母拉了他坐下：“我怎么睡得着嘛！你和你爸昨天吵

成那个样子。”

“只是意见不合，经常有的事嘛！您还没习惯啊？”他淡淡笑道。

“你看你爸气得早上连报纸都没看呢！”

“他在公司会看的。”

“我才不管他看不看报纸。”她拉住儿子的手：“靖伦！你就让一让吧！别让家里的气氛变得这么糟。你爸爸就是那副死脾气，说什么是什么，你就听他一次吧！没什么损失的。”

“妈！以前我哪件事不听他的？可是这件事太离谱了，连我跟谁约会都要他安排，再这样下去，我怕有一天他会推个女人到我面前说：‘喏！这是你老婆。’”

“不会这么严重的。王伯伯是你爸爸的老朋友了，他女儿从美国回来，你陪陪她也不过分，就当是应酬嘛！”

“应酬？我自己的应酬都推不完了，还接这种应酬？妈！我真的没兴趣，您以为爸的思想那么简单、应付应付就算了？他肯定是想来个亲上加亲，不然怎么会气成那个样子？”薛靖伦拿起报纸：“反正我明天整天都有事，没时间陪王小姐。”

薛母烦恼地盯着报纸，因为儿子的头已被报纸挡住。

“靖伦！”

“嗯？”他应了一声，眼睛并未离开报纸。

“不要让妈烦恼吧！妈的头好痛呀！昨晚又没睡好。”

“妈！”

“皱纹又多了好几道。人家都说如果儿女听话，做父母的就没烦恼，没烦恼的话，人就会显得年轻多了……”

薛靖伦叹口气，放下报纸。

又来了！妈就会用这一招来让他良心不安，好像他是个多么不孝的儿子。

其实他对父母几乎可说是言听计从。毕竟，没有他们，就没有现在的他。

八岁大的他被薛氏夫妇从孤儿院领养后，一直被他们当作亲生儿子一样，吃最好的，穿最好的，受良好的教育，他相信没有其他的孤儿会有他这样的幸运。如今他大学毕业，有正当的工作，一切的一切都没什么可挑剔的，他真的非常满意。

是不该让父母生气的，他们给了他这么多啊！

“靖伦……”

“妈！”他打断她：“我答应陪王小姐这一次。”

“真的？那太好了。妈就知道你不忍心看妈难过的。”薛母放下心，笑开了。

他是不忍心，不过他还是不希望自己永远都得这样被迫妥协。

“只此一次。”薛靖伦声明：“妈！你该劝劝爸，别再拿我当商品似的推销，我不喜欢。”

“好！好！我会跟他说。”薛母笑着：“来！吃早饭了，一大早煮了一锅稀饭，一定凉了，要不要热一下？”

“不用了，天气热，吃凉的好。”他站了起来，跟着母亲往厨房去。

薛母装了碗稀饭摆在他面前：“晚上王伯伯他们全家过来吃饭，你要记得早点回来，我会煮你最爱吃的红烧狮子头。”

薛靖伦点点头，看着眼前的清粥小菜，竟没有胃口。他

是很幸运，但何时才能为自己活呢？似乎，想得到什么，就得相对地付出一些；而他以“自由”做为代价，牺牲是不是太大了？

看看母亲的笑脸，再看看桌上的东西，他无奈地端了碗，吃起凉凉的粥。



宫玉嫦回到家已经快十一点了。推开门，发现母亲还在客厅等她。

疲倦的她挤出笑脸：“妈！怎么不先去睡？”

刘玉秀见女儿回来，立刻关掉电视：“我在等你。”她脸上忧鬱的神情与女儿非常神似。“你爸爸很生气。”

“哦？”宫玉嫦应了一声，并不想追问原因，反正父亲经常生气……不管有没有理由。

“隔壁的邵扬又来找你了。阿嫦！是不是出了什么事？”刘玉秀担心地问。

“没什么事，您不要乱猜。”

“以前你和阿鸿在一块儿，那时我们和邵家的交情还不错；现在你们分开了，我和你邵妈妈也跟着一年没说话了。事情过去都过去了，邵扬老是找你做什么？你爸爸看了很生气，差点要动粗了。”

“爸又喝酒了？”

“嗯！”

“邵扬找我是有事要问我，你们不要小题大作，万一爸伤了人家……妈！劝爸少喝点吧！”

“我怎么没有劝？问题是他听不听得进去。你弟弟要考大学了，我不想和他吵架。”

宫玉嫦点点头，没有说话。

“店里生意还好吧？”刘玉秀问。

“还可以。”

“老是这么晚才回来，会不会太累了？”

“在店里都坐着，不会累的。”她淡淡一笑，希望安慰母亲。

“和邵扬有什么事就早点说清楚，叫他以后别到家里来找你了，让你爸知道了，又要大吼大叫的。”

“喔，我去洗澡了。”宫玉嫦说完便往房里去。

她的态度不好，不该对母亲这样说话。可是她又累又烦，好像事情总是没完没了，不——不断地兜着圈子……

邵扬为什么还不死心？她没有任何他想知道的消息，而她知道的那一部分……相信他绝对不想知道。

何必来找她呢？

和邵鸿一分手，两个家庭竟成了陌路，连招呼都不打，实在有点荒谬。

她被视为无情无义，但谁又知道她的苦衷呢？

门上响起了轻叩声，宫维刚推门进来：“姐！”

宫玉嫦在床上坐起来。“还没睡，在K书吗？”她对后天要考试的弟弟说：“现在应该放松心情，调整自己的作息時間，不要念太晚哟！”

“我没念书，在看漫画。”宫维刚露出帅气的笑容，才高三的他，身高已接近一百八十公分。

宫玉嫦对弟弟的实力一向有信心，而宫维刚也不是贪玩的孩子，对自己的未来更是重视，她相信他自有分寸。

“还是早点睡。后天就要考了，紧不紧张？”

他耸耸肩。

宫玉嫦笑了。

“你一定没问题的，不要粗心就好了。要不要我陪考？”

“你哪有时间？店里谁看？”

“有小雨啊！你忘了纪姐了？”

“她？”宫维刚一副不敢领教的表情：“她只会买衣服不会卖啦！要我向那么凶的婆娘买衣服，不如光着身子算了。”

“你呀！”宫玉嫦指指他：“让小雨听见准剥了你的皮，老说她坏话。怎么样？到底需不需要陪考？”

“不用了，有学校同学作伴嘛！”

“好吧！随你喽！不早了，去睡吧！”

宫维刚点点头，走到门口，想起什么似的回头：“哦！我差点忘了正事。”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：“喏！邵大哥要我交给你，就是为了这个，我才边看漫画边等你，不然老早就睡了。”他又往门口走去：“告诉邵大哥仅此一次哟！我可不要像小女生一样，没事替人传情书。”

宫玉嫦还来不及开口说他，他早已一溜烟地不见了人影。看着手上摺得细长，还打个结做成手枪状的纸条，她竟忍不住微笑起来。

很小的时候，宫家两姐弟就和邵家两兄弟厮混在一起，还玩得很疯，尤其是她，一点都不像女孩子。后来，两家的父母见他们玩心太重，便开始限制他们的玩乐时间。后来，他们在家里闷得慌，邵扬就发明了传纸条的游戏：在两家相邻的篱笆下挖一个洞，放一个小碗，然后把纸条放在碗里。当时只有年纪较大的邵扬会写字，其他人都目不识丁，所以，

一张白纸上，画满了只有他们自己才看得懂的图画。

她记得邵扬的纸条一向是摺成这个样子的。

想来好笑，小时候的她是如此崇拜着他。大她四岁的邵扬在她眼里仿佛什么都懂。

然而，她竟和邵鸿成了一对，只因为邵鸿是这么爱护她、哄着她，让她觉得自己是最美的，也会是最幸福的。

唉！世事果真难料。

打开纸条，上头只简单写着几个有力的字：

勿再躲我

就这样，其它什么也没有。

她承认是在避着他，因为见了他也于事无补。

邵鸿到哪里去了，她根本不知道；而她原本已平静的心，却由于他一再逼问，又扬起了波纹。

人有权忘了自己希望忘记的事，她也一样啊！

邵扬凭什么打扰她？凭什么？

她觉得好累，整个人埋进大床中，动都不想动。

□

□

□

“怎么了？没睡好啊？黑眼圈都出来了。”纪小雨对刚走进来的宫玉嫦说。

由于小雨住得近，总是先来开门，顺便打扫一下店面。

“是吗？”宫玉嫦抬手摸了下眼睛：“是没睡好，不过，没想到连你都看出来了。”

“你这什么意思？难道我就没有一点观察力吗？”

“有！但就真的只有‘一点’。”宫玉嫦笑着说。

纪小雨嘟起嘴：“算了！我是关心你啦！还被你取笑。”

“说说而已嘛！你真的生气啦？”

她当然不是真的生气。纪小雨这个人是很少为一些小事生气的；如果有，也是事过境迁后就忘了。

“喂！到底为什么睡不好？昨天可是忙了一天哪！”

“我也说不上来，心烦的事一大堆。”宫玉嫦浅浅地一笑。

纪小雨很不愿见到心情不好的宫玉嫦，像她这么漂亮的女孩子，本来就该快快乐乐的，偏偏她总是很少笑，就是笑了也是淡淡的，有点像在哭。尤其是毕业那年，和邵鸿分手后，有一阵子她根本像忘了怎么笑，任纪小雨怎么逗她都没用。对爱情完全没有概念的纪小雨第一次感觉到，或许宫玉嫦真是很爱邵鸿的，只是她自己不知道。

“你扎辫子看起来很浪漫呢！”纪小雨说道，避过了前面的话题。

“真的吗？”宫玉嫦看着镜子里的自己。颈后头发绑得很松，看起来有点凌乱的辫子的确使她看起来很有韵味。

“是啊！不过就是乱了一点。”纪小雨遗憾地说：“我也不会绑，没法帮你。”

宫玉嫦笑了：“你少土了，我是故意扎成这样的。”

“是吗？”纪小雨倒退了两步，做出夸张的怀疑表情。宫玉嫦抢过扫把想要打她，两人在店里追逐了好一阵子。

店门上系的铃铛响起，可能有生意上门了。

两人这才停止胡闹，宫玉嫦说：“扫把拿进去啦！我去招呼客人。”

纪小雨当然乖乖照做。

店里的生活其实也是乏善可陈，总是介绍衣服、和客人聊天、修改衣服这些一成不变的公式；如果不是她们俩彼此有个伴，久而久之一定会厌烦，尤其对纪小雨来说。

吃过午饭，正无聊着。

宫玉嫦修改衣服，纪小雨看报纸。这段时间太阳太大，很少人出来逛街，是她们一天中最空闲的时间。

“你弟弟明天不是要考试了吗？怎么样？还正常吧！”纪小雨报纸看了一半，发现明天就是“应考日”了，随口问宫玉嫦。

“你是指什么？是应考实力，还是精神状况？”宫玉嫦头也不抬地继续车缝衣服。

“都有啊！两者一样重要。小刚是有实力，但压力太大会造成精神紧张，很容易失常的！我是过来人了，当初要不是……”

“少来了，你是压力越大考得越好，就像皮球一样，拍得越用力弹得越高。”

“你这样说是不是在损我？好像不是很好听，说我是皮球……”纪小雨皱眉。

“不是！我是羡慕你时时都很轻松，不容易紧张。”

“是吗？”她还在怀疑。

“是。我弟弟如果有你这种个性，考上国立大学绝对没问题。”

“这么说是在夸我喽？”

宫玉嫦点点头。

电话铃声响起，宫玉嫦拿起话筒：“喂！雨嫦服饰。”

哦！王太太，您好！……衣服就快改好了……对！我正在改……你女儿……好！好！我会交给她……谢谢！再见！”

“王太太打的？做什么？”纪小雨问。

“她女儿回国了，要出来逛逛，顺便把她留在这儿修改的上衣带回去。喏！就我现在改的这一件。”

“谁知道她女儿长得什么样子？”

“无所谓嘛！人家自己会说。”

不一会儿，门上的铃声响起，宫玉嫦正要把改好的衣服放上桌子烫一烫，见有客人来，对纪小雨说：“你来烫，客人我去招呼。”

纪小雨点点头。宫玉嫦很了解她，招呼客人真是她最不愿做的苦差事了。

走进来的这一对可说是郎才女貌。

男的英挺而斯文，带一副金边眼镜。

女的衣着鲜艳华丽，脸蛋非常漂亮，却带着一股傲气。

“欢迎光临，需要哪一类的衣服或饰品，我可以介绍给您。”那男士一看就知道是陪女朋友来的，所以宫玉嫦只对他笑着点个头，便客气地转身招呼这位小姐。

“我是王淑欢，我妈要我来拿她放在这儿修改的衣服。”那小姐傲气十足，一点笑容都没有。

宫玉嫦极具耐心地点头：“原来是王太太的千金，您稍等，衣服已改好了，正在烫；请先在店里随便看看！马上就好了。”说完示意纪小雨加快速度。

王淑欢没再说话，拉着那位男士迳自在店里逛了起来。她那毫无表情的脸孔一面对那男士，马上就有一百八十度的转变，笑得像春天初绽的花朵一般，鲜亮极了。

宫玉嫦看在眼里觉得很有趣，女人对同性和异性的态度竟有这么大的差别，到底哪个是真的？哪个是假的？只有天知道了。

“靖伦！”王淑欢用另一种娇柔的声音对那男士说话：“要你陪我来逛街，一定觉得很闷吧！男人对这种事总是觉得无聊。”

薛靖伦笑一笑：“不会。今天是陪你嘛！你开心就好。”

他说得礼貌而自然，宫玉嫦不觉得什么，却由眼角的余光看见纪小雨做了个呕吐状，赶忙瞪她一眼。

“你说这件好不好看？”王淑欢拿起一件鲜黄色的迷你裙洋装问薛靖伦。

薛靖伦觉得太短，也太艳了些，不过他还是礼貌地说：“这些东西我是外行，你喜欢的话，应该是很适合你的。”

“小姐喜欢的话可以试穿看看，你母亲是老主顾了，我们可以八折优待给您。”宫玉嫦在一旁说。

于是王淑欢试穿了好几套衣服。宫玉嫦同情那男的在一旁陪着笑脸，于是拿了张椅子请他坐下。

纪小雨已将衣服烫好，放入袋子中，继续埋头看她的报纸。

王淑欢终于觉得她试穿够了，便从她试穿过的衣服中挑出了三套：

“我就要这三套，替我装起来。”她说完，忽然看见宫玉嫦身上那套手染的连身洋装：“有这套吗？我想看一看。”她说。

“很抱歉！”宫玉嫦客气地笑着说：“这是去年的夏装，已经没有货了。”

“那把你这件卖给我。”

“这——”宫玉嫦吓了一跳：“王小姐！这不太好啊！我已经穿了这么久，都旧了……”

“我不在乎，反正这种衣服越旧越有味道。”

“你就别为难人家，挑别件嘛！”那男士过来劝她。

“我就是喜欢这件。反正是旧的，又不是不给钱……好吧！多贴你一点钱就是。”

“带着你的臭钱滚吧！疯婆子。”说话的是纪小雨；她不知何时已站在宫玉嫦的身后，连宫玉嫦都没有注意到。

“小雨！……”宫玉嫦拉住她，怕她太冲动而误了事。

纪小雨拿开她的手，走到那对男女面前，直直地盯着王淑欢说：“有钱有什么了不起？那件衣服是旧了些没错，明天我们就拿来当抹布，总比卖给你来得开心多了。”

“你这野孩子！你……”王淑欢看起来非常生气，如果不是那个男的拉住她，恐怕会给纪小雨一巴掌。

宫玉嫦见事情已不可收拾，只有叹口气地在一旁观看。

“谁是野孩子？”纪小雨把整个胸部挺到王淑欢面前：“三十六吨！你有吗？”

娇小的王淑欢气红了脸，旁边的男士似乎被纪小雨的动作吓了一跳，宫玉嫦则转过头，克制自己不要当场笑出来。

纪小雨转向那个男的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他愣了一下，才开口道：“薛靖伦。”

“薛先生！带你女朋友回去吧！好好教一教再带出来，免得丢你的脸。”她走回去拿了修改好的衣服：“哪！你未来丈母娘的，幸好她比你女儿好太多了，否则你就惨喽！”

王淑欢长这么大，从没受过这种侮辱，而且还是在薛靖

伦面前，真是太丢脸了。

她气呼呼地，强忍着眼泪冲了出去。

薛靖伦呆在原地。

纪小雨指指门外：“还不去追？”

“哦！那这个……”他指着手上那件修改的衣服。

“钱付过了，快去吧！”

薛靖伦只得一一向她们道歉，尴尬地走了出去。

宫玉嫦这才开口：“何必嘛？你看，弄成这个样子多难看。”

“什么样子？我不开口的话，你连衣服都被人剥了去。

不是我爱说你，你就是没脾气才会受人欺负。看看她，年纪和我们差不多，或许还小一点呢！气焰这么嚣张，不给她点颜色瞧瞧，难道真脱了衣服给她？有钱就瞧不起人啊？神仙也没这么贱。”纪小雨似乎愈骂愈过瘾，难得她会这么生气。

“对王太太可不好交代了，她这样回去肯定会哭诉的。”

宫玉嫦叹气。

“哭诉就哭诉，这店又不是王太太的，大不了不做她生意嘛！人都有自尊，谁教她女儿不把人当人看？

“幸好我们自己是老板，不然得准备卷铺盖走路喽！”

“是不是老板都一样，她这种行为人神共愤嘛！”

“有这么夸张？”宫玉嫦怀疑。

“当然有。她说我是‘野孩子’，你没听到吗？她竟以为我是男的。”纪小雨愤愤不平地说。

“原来你是为了这个生气？”

“我是为了这个而‘更’生气。搞什么嘛！看不出我的‘实力’。”纪小雨低头看自己的胸部。

宫玉嫦很想笑，但又怕刺激了小雨，只得忍住，装着一